

政

學

錄

政學錄卷二

棗強鄭端輯

直省

直隸 遼東不隸山東蓋有深意遼山多苦無布山東登萊宜木縣少五穀又海道至遼一日耳故明時令登萊諸處田賦止從海運運布遼東無水陸舟車之勞遼兵喜得布回舟又得販遼貨兩便之後以來帶私貨故禁止海船遂廢布運者又不得由遮洋運船海道須經京東出山海關入遼苦勞視登萊海道何啻百倍此以人事言若論地利遼東須直隸京師爲東輔 科臣袁懋德疏稱真定一

府五州二十六縣東齊魯西晉陽北上谷南界邢襄當日設有巡撫總兵坐鎮郡城而兵備道一官獨設於萬山中獲鹿縣蓋以南北東三面率皆平原卒有事故則鐵騎朝發而夕至惟西面州縣多在崇山峻嶺不法之徒每每棲遲彼地故特設道臣駐劄此縣以爲控禦 值隸撫臣王登聯疏稱眞定之阜平縣僻居山麓界在邊隅實爲三關鎖鑰燕晉咽喉彈丸小邑而封疆之扼要存焉前之會議裁併者以其地薄民稀錢糧僅三千有奇起運不滿千兩又因其相連曲陽行唐兩縣故割隸治理分收正賦省一邑官役俸食之費部議復允在案然以今之地理揆度與

切鄰晉省之時勢言之則當有可議者夫該邑離晉之繁峙崞縣較近而離曲陽則有一百六十餘里離行唐則有二百餘里稽查保甲在官耳目不能周知輸納錢糧與控訴事宜在民朝夕疲於奔逐一遇盜賊劫掠卽星夜馳報賊已消遁復無濟事且其地錯居晉界昔年高三倡亂時切震鄰今則饑民煽惑防禦未逮况其邑非始於明季自古至今張官置吏度地建城用資彈壓深切綢繆以臣之管見亟宜議復此邑上有裨於封疆下有益於民生良非淺鮮

江南 江南巡撫韓世琦疏稱今以財賦而論天下之最

稱繁重者莫若江南而江南一省之中分隸三撫其間相
去又有不同如每歲額征本折之數安徽撫臣所屬五府
一州則共條銀三十一萬七千有奇共漕米一十六萬八
千有奇而鳳陽撫臣所屬四府三州則共條銀六十一萬
二千有奇共漕米二十九萬三千有奇而臣屬蘇松五府
則條銀獨多至一百七十五萬七千有奇漕米則多至一
百六十六萬四千有奇更有白糧二十七萬七百有奇此
一歲起運之大較而存留歲用尙不與焉故臣屬州縣分
而計之其糧額至多者則有三四十萬少者亦不下一二
十萬是以有一邑之徵輸近可比於上江數府之額賦遠

可比於他處通省之歲供兼之節年歷欠新舊帶徵催呼
日迫民力日疲逋負侵那千頭萬緒雜出而不可悉數
又疏稱江南蘇松在禹貢本屬下下之壤厥後地窄人稠小
民勤於耕作漸輸上上之賦今上古井田之制不可復論
自秦而降率皆稅畝漢初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
稅一東漢初行什一之稅後亦三十而稅一由晉迄唐至
天寶以後兵革四起東南之稅始增五代之間畝收增減
不一至宋而更定江浙稅法每畝不出一斗之外考之郡
誌宋代之徵於蘇州者夏稅科錢秋糧科米約其稅額共
計不過三十餘萬徵於松江者科則亦同於蘇州共計歲

輸不過二十餘萬其後因行公田賦法雜亂元初仍宋之舊至延祐中增定賦額蘇州徵至八十餘萬松江徵至七十餘萬及於元末有張士誠者竊據姑蘇取民無藝蘇州增至一百萬松江亦於舊額有加迨明洪武初克士誠怒民之附寇乃取豪族所收佃戶租入之私簿付諸有司令如其數以定田稅遂一時驟加有一畝徵糧七斗以上者自此蘇州多至三百萬石松江多至一百四十餘萬石於是民困勿堪連歲逋負至洪武十三年知取民之不均命稍減其額自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自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自三斗四升以下

者各如其舊及建文二年下詔有云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之頑民耳豈可爲定則以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未幾而永樂奪位乃盡革建文之政蘇松之民復罹重賦之厄至宣德正統間民之逋賦日甚特遣侍郎周忱巡撫其地清追不能屢議蠲免蘇州得減秋糧七十餘萬石松江得減秋糧三十餘萬石然十分止輕其二三存額尙屬繁重不惟與他處稅畝之例相去猶若天淵卽與同省連壤之常州起科亦是不侔從茲以後主計者但曰東南財賦之鄉減之則國用不足勿可易也自萬厯迄於明末惟有不時額外之浮增而無復

寬省之恩澤矣雖然明之科徵懸有其額而民之實完於
者歲不過十分之五六故彼時殿最蘇松之有司終明
之世以完及七分者卽爲上考徒擔重斂之名原無輸將
之實今凡故明弊政莫不犁然革除而田賦則一照萬厯
年間之則例以爲準其末季冒濫浮加之項固已一切刪
去第所照萬厯年間應徵之數載今新訂全書者蘇州則
共平米二百五十餘萬石每畝猶有科至三斗七升與三
斗四升不等松江則共平米一百二十餘萬石每畝猶有
科至三斗六升五合不等竊觀疆域田土古今止有此數
與宋元之先無異也而賦稅之輸卽不能遠比有宋以前

之太輕獨奈何三倍於元時乎在故明有虛額而不責其實完民力難支已不可言今也司農握算但按全書所載有一項之編徵卽有一項之撥解定限考成必責十分全完否則叅罰隨之是故順治二年以至康熙元年歲歲壓欠積逋之數動盈千萬守令之銓授斯土往往席未暇煖褫削旋加日懷叅奏處分之懼莫展催科撫字之長百姓之生於其地者皴皴皮骨僅存衣食不謀慘受追呼敲扑之苦而無安土樂生之心卽今康熙二三兩年臣竭盡心力多方勸徵雖僅能如額措完斯實迫於功令不得不令民挖肉醫瘡論之考成雖可免過揆諸撫字負罪實深竊

恐繼此而往日甚一日民髓愈枯民力愈詘若終欲取盈而不亟圖變計則鳩形鵠面啼飢號寒之遺黎不胥填於溝壑必流散於四方 江南總督郎廷佐疏稱臣查直隸錢糧每年共九十二萬餘兩福建省錢糧每年共九十二萬餘兩湖廣通省錢糧每年共一百二十餘萬兩廣西省錢糧每年僅六萬餘兩而蘇州一府錢糧每年共銀一百一十八萬餘兩尙有米麥豆一百五萬餘石松江一府錢糧每年共銀六十三萬餘兩米四十三萬餘石常州鎮江二府每年銀米亦不下數十萬是一府錢糧之數可比於一省一省之州縣官不知凡幾猶恐催解不前而蘇州一

府不過一州七縣松常鎮三府所屬之縣亦寥寥無幾每縣之錢糧多者有數十萬少者不下十數萬較各省州縣官煩簡難易相去豈不遠哉

河南 順治十八年二月台臣劉源濬疏稱河南爲九省通衢自滋州而下由開歸一路達於江浙閩粵諸省由懷慶一路達於秦晉蜀諸省自許州而南一由南陽之葉裕等州縣一由汝甯之西遂等州縣以達楚粵滇黔諸省又疏稱中州之患最重大者莫如河工而最艱難者莫如河夫每歲大工興作勢不得不按地分派督催修築然派夫之苦有不可言者雖從前有額解河夫銀兩些須實難

足用更待估計開銷終成望梅畫餅况河干之拮据歲月
難計道路之奔馳費出不貲及至工所星眠露立櫛風餐
雨囊空無從告貸枵腹又難荷插每每逃亡行縣勾攝本
人畏罪流離於近鄉妻孥瓜葛遺累乎經年

山東 康熙三年十二月山東巡撫周有德疏稱山左爲
九省通衢水陸交衝陸路有東中二路東路則由德州平
原禹城齊河長清泰安萊蕪新太蒙陰沂州剡城中路則
由德州恩縣高唐茌平東阿東平汶上滋陽鄒縣滕縣水
路則由德州武城清平臨清聊城陽穀濟甯汶上東平魚
台嶧縣凡各省緊急軍務征剿官兵齎奏差使與夫遞解

逃人護送銀鞘重犯等項皆由此三路經過夫馬車輛船隻緯夫晝夜應付不絕雖陸路止分五省而水路實兼九省最稱煩劇 四年正月又疏稱青登萊三郡僻處極東三面臨海地皆斥鹵其所恃者稍有魚鹽之利昔管仲招致商賈齊國以富元時始行海運東南百萬之糧皆由登萊海道直達天津明時海運雖罷而南商由淮徐之廟灣以至膠萊北商由天津以至登州又由登州以至遼東商賈往來不絕當登州大荒之年曾販遼東之米以賑濟之此古今之事歷歷可考者也

山西 山西巡撫楊熙疏稱山西一省地砂土瘠原非財

賦豐厚之區旣無江湖水利之饒亦無沃野平原之廣又無雜產樹木之利加以天氣苦寒嚴霜蚤隕縱使豐年上地所收每畝不過數斗稍歉則辦糧不足解部錢糧約計一百七十餘萬

陝西 陝西督臣白如梅疏稱陝西一省東西四千里南北三千餘里計四圍則萬餘里矣省會之大未有過於秦者且三面逼鄰番夷止間一牆省分之要又未有過於秦者原設西安延綏甯夏甘肅巡撫四員康熙二年延綏巡撫林天擎疏請裁併延綏一員歸併省撫蓋以榆林外部落效順且距西安止一千三百餘里事屬遙制已可寒心

至於甯撫駐劄甯夏距省一千四百五十里逼近套夷甘
撫駐劄涼州距省二千五百里逼近海夷甘甯二撫各相
距又千里山隔河阻勢不相通此秦省形勢之遙大較然
也 康熙四年甯撫奉

旨裁併一切事務歸甘撫管轄督臣白如梅議令駐劄蘭
州離甯夏一千四百餘里離肅州一千五百餘里實爲甯
甘適中之地 按明時北邊有戎警則設總制大臣或都
御史或尙書侍郎兼憲職自巡撫以下皆稟受節度東路
宣府大同一員西路陝西延綏甯夏甘肅一員蓋黃河自
金城出中國經夷地東行南入中國在大同西界偏頭河

曲延綏東界府谷神木之間故西路有警則宣大遊兵駐河東濱東路有警則延甯遊兵駐河西濱夷入套則西路之警出套則東路之警西路總制治固原在延慶涼洮之中東路則往來於宣大

浙江 康熙四年四月浙江撫臣蔣國柱疏稱浙江駐防滿營兵丁遠離輦轂防守海邦有事藉其征勦無事需其彈壓臣蒞任以來目擊兵丁艱苦每月僅給餉銀二兩而器械衣食之費悉借此餉銀製備實苦不敷又有最不可缺者莫如燒柴一項在西北各省地廣人稀有荒蕪處所可供樵採惟浙江杭嘉湖紹等府一片水鄉地狹民稠無

尺土不輸將

國課非禾苗遍野卽種植桑麻山間茶橘樹木皆有業主
終歲勤劬以資完賦謀生之計若經其樵採必致妨礙生
息實滋擾累之虞若禁其樵採則燒柴無措又將何以度
日非如在京披甲有原撥莊屯可以運送柴草又非如綠
旗之兵家口原少可以隨時卽辦臣再四思維此誠情勢
之兩難者也臣請於額餉之外每月加給燒柴銀一兩令
兵丁自行覓買應用不許採民間柴木則兵丁之艱苦可
蘇而百姓得以樂業於田畝矣 九年正月浙江撫臣范
承謨疏稱甯台溫三府經前撫臣蔣國柱題伏巡海道一

員駐劄台州府第甯之蛟關爲浙省門戶則是海防重務
莫如甯波今以道員駐劄台郡中隔數百餘里難以兼顧
甯郡自台至溫亦隔數百餘里并難兼顧溫郡議於甯波
府請復巡道一員兼轄處州府至嘉屬之海鹽平湖二縣
乍浦澉浦二處皆逼鄰大洋杭屬之海甯縣赭山等處亦
屬濱海爲水寇嘯聚之藪議復守道一員駐劄嘉興兼轄
杭湖二府再查金衢嚴三府雖係腹裏地方然接壤江南
江西福建三省山寇伏莽易於出沒而衢州坐落三省適
中之地往江西者於常山登陸往福建者於江山登陸是
爲水陸要衝一應皇華之使征調之師所需船隻夫馬皆

衢屬供應亦請復守道一員駐劄衢州兼轄金嚴二府則
浙省十一府皆有道員統轄矣部覆如其所請 科臣惟
赤疏稱杭嘉湖蘇松常鎮七郡皆瀕於海民之不爲魚鼈
田土廬舍之不蕩爲波臣者以海塘之捍其外也查此塘
築自唐開元中至明始易以石編立字號蓋因七郡地勢
窪下易於淹沒故沿海郡縣皆有築塘至海鹽一處兩山
夾峙潮勢尤爲洶湧昔之縣治已沒海中蓋嚙而進者已
七十餘里矣明萬厯十七年衝決一次七邑之廬舍人民
又遭湮沒此時旋即估修已費金錢十餘萬兩大約逐年
修理則易爲力俟其大壞而後修則民受害而爲費滋大

自明末以及我

朝十六年來并未修築此塘被水衝齧基址盡行圯壞縣治百步外已有坍口倘一旦風濤大作徑從坍口深入則滔天之勢潰於蟻穴將見七郡烟火之墟財賦之地盡付之浩渺之鄉矣

福建 康熙七年候補參議黃元驥疏稱臺灣方域北望浙南望廣地非小也阿蘭夷據時流寓民已數萬人非寡也其土沃衍多水泉禾稼豐登食非乏也欲入其國者必循臺灣港六耳門諸港而進苟不由其道非石能觸舟則沙能膠舟其舟扁小能支風破浪名曰舩其地止產穀食

竹木等物其絲紬油釘藥材茶紙則皆仰給於內地

廣西 廣西總督于時躍疏稱粵西遐荒僻處萬山之中接壤滇黔毘連交海而幅幘寥闊且係猺蠻雜處之鄉誠與腹裏省郡有間也通省所轄九郡設巡道五員桂巡道所轄九屬州縣猺獞不時出沒其府江險要之區延袤甚遠接連懷賀八排素稱賊藪必資專設巡道以重彈壓梧巡駐節鬱林兼制北傳興陸地方枕近東甌奸宄易伏勢必專賴控制以時消弭至左江巡道駐劄南甯兼轄四郡而夷情叵測土司雜處實猶戶樞之扃鑰右江巡道駐劄賓州兼轄三郡而狼獞伺隙最難馴治洵屬邊境之屏藩

廣東 康熙四年廣東總督盧崇峻疏稱粵東山川形勢大約窄於南北而長於東西其東西延袤殆四千里而靠北一帶山縣土瘠向少稻粱之田靠南一帶水沃田腴兼有魚鹽之利故粵邊素號殷富者資於南之海濱而不在北之山陬也

江西 順治十八年八月兵部議得南贛窮巒邃窟奸宄易匿歷代以來相繼作祟誠欲弭盜安民莫善於把守險要瑞金縣之羅漢岩甯都縣之小田嶺縣之曲村均村雲都之石含崗平頭砦龍南縣之東桃營石城縣長甯縣興國縣之蓮塘營前地方白羊坳上游縣之營前以上十三

處調防官兵事宜均應如該撫所議 按南贛與湖廣福建廣東相連鄖陽與陝西四川河南相界南界南贛山深而人狡鄖陽土曠而民貧奸宄易聚故江西湖廣既有撫憲此則又設提軍撫治之官也

湖廣 順治十七年科臣成肇毅疏稱湖廣鄖陽一府筦巴蜀之門戶扼全楚之上游房竹一帶接四川之太昌巫山連陝西之興安沔江而下直達荆湘地形便利四出可以窺伺兼之山險不平人獷難理自前朝以來常多盜賊故特設鄖陽撫治一員駐劄郡城所以彈壓鎮撫責以除盜安民任至專也 康熙九年吏部議得湖廣巡撫林天

肇疏稱武漢黃三府地濱長江議復守武昌道一員兼管
武漢黃三府事務駐劄蘄州使之上下兼顧再荆安德三
府議復巡上荆南一道駐劄荆州兼管土司屯民人等而
鄖陽襄陽數省交界兵民雜處之區亦應復守道一員駐
劄鄖郡兼管襄陽凡地方一切緊要機務俱責成道員就
近整飭 又偏撫盧震疏稱如岳屬之澧州逼近湖山今
應設一道管岳常二府所屬地方仍駐澧州如辰州沅靖
界接川蜀黔粵地稱極邊宜設道一員駐劄沅州統管辰
州沅靖所屬地方再若衡永郴接連兩粵遐荒僻野應設
道一員駐劄永州管理衡永郴州所屬地方以上三道俱

係要隘急需實裨益於衝邊等語均應如其所請

四川 康熙七年十二月川撫張尙賢疏稱查故明時咸稱成龍並嶠聯絡威茂左近卽係西番牟力隴木等處蒙古夷蠻雜居委係邊疆緊要之地見設有松潘漳臘疊溪等協營羅列邊防至於建昌各衛孤懸番蠻之外嘉眉邛雅敘馬壩永甯一帶皆係崎嶇高叢之山接壤天全烏蒙打箭爐盡是蒙古部落設有建昌永甯戎邊馬邊黎雅各鎮營羅布邊防其重慶遵義接壤滇黔環統皆係土司猺蠻內多改土設流尤爲力疆要區設有重夔巫山黔彭各鎮營以資彈壓而保順潼等處山棧雲連土司環峙東南

界入際平西北直底金川壩底設有一鎮數營各防其地
昔稱蠶叢鳥道一夫當關之要隘是全川處處實屬急邊
在在皆係要疆

貴州 康熙四年五月平定水西奏捷疏稱南方蠻種惟
滇黔最多而貴筑土司獨水西最大按水西古號羅甸鬼
國相傳始自唐堯明臣王守仁辨爲傲象遺裔雖未詳孰
是大都享有茲土傳襲已深生聚相沿至漢浸大厯唐宋
元明之世日益以蕃緣其地廣族多遂得雄長諸郡遡稽
往代叛服無常三省接壤苗蠻莫不懷承頤指此於滇爲
咽喉之病於蜀爲戶牖之狼於黔爲盤結腹心之蠱毒也

先是故明天啟年間蠻長安邦彥搆發難端致困黔一載
城中殺人爲食市街壘骨如山酋首西寇馬龍志欲洗兵
滇海東抄遵永更圖牧馬成都是時六詔如坐井中聲氣
經年阻絕滇人不得已之計乃請開間道粵西往事之害
如此顧當年曾調六七省士馬費千百萬金錢以剿矣先
後二十年竟未能克邊臣失策始以撫終以叛馴致蠻酋
滋長養成驕大由此負尉陀王粵之志懷夜郎小漢之心
蔑視紀綱全無顧忌至我

朝開拓黔地安坤荷寵獨優詎期吠堯之狗頓生變志謀
禍封疆在事諸臣奉張天討之靈直踏老狐之窟渠魁斯

繫黨羽全芟是役也告成事於一年銷憂危於三省良以
凶蠻餘孽至安坤而罪始盈科顧如屢代難除俟我

后而功收伐暴惟是武功已奏京觀已成土其土而人其
人斯盛世開疆常典設流之制請得而陳之全黔十郡提
封要不過中通一綫此外則皆生苗部落是故有常之賦
無多誠以水西截長補短較之約敵全黔十分之六今裂
其土以爲郡撫其民以供耕可增如許軍糧聊佐公家萬
一之計卽黔之爲省亦得稍展幅幘是向之禍黔者今且
以益黔矣此則全盤形勢之概也查水西地有十一則溪
度量延袤之形其地可置四府州縣但恐大創之後人民

死損甚多兼值草昧之初一切尙難臆揣今應先設三府以試其治可耳擬將隴勝的都塚你阿架四則溪設爲一府建府治於大方將以著則窩雄所三則溪設爲一府建府治於水西城各領以流官知府悉隸貴州布政使司尙後地廣人多三府難治或應再爲添設當另議具題此則創制設流之概也若夫應設官員與其冗也甯簡但期足供職事而已除原設分巡畢節道原以控制土司今水西已平應將該道改爲整飭三府分巡貴甯道兼管永甯赤畢等衛駐劄比喇外其三府謹擬每府各設知府一員通判一員經歷一員司獄一員儒學教授一員內比喇一府

再設推官一員承理三府刑名大案俾有責成庶綱舉目張事無缺略於是乎列郡之制以成至於酌時宜以定賦因地利以科糧與夫衙門經費之需郵驛夫馬之額此當徐爲措置次第奏聞此則建官分治之概也 又疏稱水西平定設流惟是猺苗未降者尙多非恃兵威何從懾服擬將比喇大方水西各設一鎮每鎮設兵一千四百名共用兵七千二百名俱從局內通融爲數亦簡是黔土加舊而兵馬未增此措置之計也 後以比喇爲平遠府以大方爲大定府以水西爲黔西府新設三鎮亦照府名設立分巡畢節道改爲整飭三府分巡貴甯道後又改爲分守

平大黔威道專轄平遠大定黔西威甯四府烏撒畢節赤水永甯四衛所兼制四川鎮雄烏蒙東川三土府駐劄平遠府 六年十月查新設平大黔威四府共人民一萬六千一百四十七戶田十萬二千三百九十七畝零地六萬六千四百一十畝零該征米三萬七百十九石二斗零菽五千三百十二石八斗零又平大黔西三府每年約征稅銀八百五十六兩零 貴州督臣楊茂勳疏稱貴州一省設在萬山之中惟有官道一帶爲設立府州縣衛民居之所此外悉係深岩大箐苗蠻穴據有名無姓言語不通罔識彝倫不知理義凡有怨忿爭競不知前赴衙門告理少

一不遂卽父子兄弟婚姻立便持戈相殺彼此子孫報復
不已今使苗民爭殺一體追究此自

國法當然但在零星散苗旣無定所若在頭目懼事恐怕
官府追論縱容殺人之罪必且逃避深山潛匿不出若果
抗違至此勢難姑容必須遣發兵馬搜捕師旅一動窮日
累月展轉追尋未有甯止臣愚以爲黔地苗蠻委與腹裏
地方百姓不同則治之之道不得不異果爲哨聚劫殺侵
犯地方者一面發兵剿除一面據報具題外其餘苗民與
各苗在山箐之中自相仇殺死傷未嘗敢有侵犯地方者
合無許照歷來治苗舊例令該管頭目講明曲直或願抵

命或願賠償牛羊人口處置輸服申報該管衙門存案蓋
苗人重視貨物輕視性命只此分斷亦足以懲而坐收不
治之道

雲南 雲南巡撫袁懋功疏稱滇省九井年該正課銀一
十四萬四千八百零九兩二錢六分內除小盡無徵銀六
百四十八兩一錢零實徵銀一十四萬四千一百六十一
兩二錢零又各井公費商稅雜款實徵銀二千二百一十
九兩四錢零共銀一十四萬六千三百八十兩七錢零

督撫

呂坤曰一省民物分治於州縣總治於府監臨於守巡道

統屬於布政司彈壓於按察司而督撫則拊綏之者也樹
畜不教荒蕪不闢流移不復衣食不足熒獨不收寇盜不
息奸暴不戢衙蠹不除諸弊不革積衰不振教化不行邪
民不禁流民不察游民不業量衡不式學政不嚴地上不
均賦役不平雜累不蠲山澤不殖訟獄不清倉庫不慎僭
奢不約積貯不充錢糧不急道塗不治商旅不集鄉甲不
聯貪酷不斥昏庸不戒勢豪不斂餽遺不省驛遞不節虛
糜不去幽隱不燭有如此者一省司府責有攸歸而倡率
無道驅策難前致吏治不修而民生不遂督撫安所歸咎
耶

布政司

呂坤曰行中書省與中書省分表裏秩皆二品至崇重也爲外僚領袖爲朝政橐籥表率吏治通達民情至樞要也其司名曰承宣布政蓋政者天子之惠澤使臣承其流而宣布於一省俾一省之政教號令雷厲風行一民一物無不得其所一政一事無不得其宜者也協分守四道督郡邑百司盡地力以開利源戒侈靡以節耗費課桑麻以詰惰農通商販以裕財用引水利以備旱潦驅遊民以著生業禁異端以息煽誘均地糧以蘇偏累定徵收以杜侵牟嚴起解以足國用罪包攬以重錢糧善催科以革積弊停

正金卷二
二
濫役以息民肩懲衙蠹以除民害清苛稅以恤民貧定斗
秤以息奸僞訪把持以通市情興禮教以端士習定社學
以正蒙養重鄉約以善風俗崇節孝以興行誼嚴保甲以
弭竊劫簡詞訟以省勞費修祀典以事鬼神嚴鄉飲以示
觀感廣收鰥寡孤獨疲癯殘疾而設法存活以哀榮民各
道不率循者規正之有司不奉行者督責之虛文罔上生
弊端下者叅治之全省之民庶幾其得所乎

按察司

呂坤曰古者御史大夫掌西臺行秋令蓋熏蒸氤氲之氣
至秋始清發生長養之機至秋始肅察奸刑罪蓋暉惡之

司也後以中臺不便於察外吏乃設按察司爲外臺彈壓百僚震懾羣吏藩司以下皆得覺舉實與御史大夫表裏均權厥後和同溺職乃事權歸兩院而體統屬三司矣所可嘆者司曰按察司官曰按察使按察謂何但以刑名爲職掌人亦以刑名吏目之棄其尤重而獨任兼銜可謂之提刑司提刑使乎今內外詳皆轉都察院人未嘗以都察院爲刑曹奈何按察司獨謂刑名乎

提學道

呂坤曰天下之治亂係人才人才之邪正關學校譬之器物學校其造作處廟堂其發用處譬之菽粟布帛學校其

耕織處海宇其衣食處也廟堂海宇之所羅列社稷蒼生之所付託其施設措置都是一夥秀才不知在學士習但看居官仕風官之無良學之無政爲之也是學政美惡士習善敗三公九卿不任其咎百司庶府不任其咎督學使君又將誰歸咎哉論取士者有曰當兼鄉舉里選之法夫鄉舉里選之法至今未嘗不在曰何在保結是已夫保者事發連坐結者要以終身立法至嚴也書一名畫一押用印而附之卷干係至重也其責保人曰如虛甘罪責所保之人曰身家並無違礙夫不遵理道曰違犯於過惡曰礙身有違礙棄之可也其家亦須並無違礙里老鄰佑保結

據之可也又取師生縣州府司保結祖宗時數以濫保役人矣故所保結者皆身家無礙者也士而至於身家無違礙之事保結惟取身家無違礙之人不謂鄉舉里選可乎已入仕途丁憂養病起服補官仍取保結則終身雖欲不勉爲善強寡過得乎士而至於勉爲善強寡過則保結法嚴之效也

守巡道

呂坤曰守巡兩道非爲陪巡設亦非止爲理詞設也一省之內凡戶婚田土賦役農桑悉總之布政司凡劫竊鬪殺貪酷奸暴悉總之按察司兩司堂上官勢難出巡力難兼

理故每省四面計近遠分守巡令之督察料理所分者總司之事所專者一路之責凡一路之官吏不職士民不法冤枉不伸奸蠹不除廢墜不舉地糧不均差役偏累衣食不足寇盜不息邪教不衰土地不闢流移不復樹畜不蕃武備不修城池不飭積貯不豐訟獄不息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游民不業鰥寡孤獨疲癯殘疾之人不得其所凡接於目者皆得舉行聽於耳者皆得便宜應呈請者呈請兩院施行應牌劄者牌劄各州縣條議督責守令詳密如主婆守令奉法恐懼如嚴師務使一路風清弊絕所部事理民安入其疆無愁嘆之聲見其民無憔悴之色然後謂之

稱職 吏部疏稱各道之設因布政按察管理一省事務
地方遼闊其府州縣有錢糧宜清察詞訟宜詳讞以及鹽
法水利屯衛錢糧等事勢難兼顧故設有參政參議副使
僉事等官分守分巡駐於各府後因地方多故兼領官兵
於是巡道有整飭兵備之名今詳閱

勅書底稿及缺冊所開載巡道之責除管兵職掌不開外
尙有招撫盜賊勸墾荒蕪嚴禁濫征侵佔詳核荒糧逃丁
察報官員賢否催發糧餉修濬城池積聚糧草問理刑名
禁革奸弊飭核驛傳事務其近邊處所修繕關營墩臺整
頓器械修蓋營房倉庫等項職掌非僅管兵一事也 督

捕理事官郭延祚疏曰我

世祖章皇帝定制以來文武並重而事權宜一故令文統
乎武其寓意良深近奉新令文武不相統屬其優武之意
可云甚盛然其中不能無弊者武臣職司兵馬而兵馬驕
悍易至害民向屬文臣統轄畏其糾察猶必申嚴紀律若
不相統轄則司文者止得理民雖兵爲民害亦不能禁司
武者惟知愛兵雖民受其擾亦不加恤以致大盜橫行劫
財傷人民生不安武臣有捕盜之責諱而不肯言文臣無
兼轄之權知而不敢問縱容隱忍患將日甚

鹽運司

呂坤曰鹽運之職上不病國下不病民中不病商而後爲良法近者運司所行於商未嘗不惠於國未嘗不急而於民似不暇及矣 明時派引之法無鹽州縣盡派商鹽不許產鹽地方越境私販產鹽州縣先儘土鹽如果不足民食量派商鹽蓋天時有旱潦而地土有燥溼如果土鹽缺乏民用不足許鹽商不到地方各產土鹽州縣自相通融

知府

呂坤曰一尺之地不屬某州某里則屬某縣某里未有曰屬某府地土者一丁之民不屬某州民籍則屬某縣軍籍未有曰屬某府人民者然則府不虛設而無用乎曰無用

而爲有用之資者府是已何者府非州非縣而州縣之政無一不與相干府官非知州知縣而知州知縣之事無一不與相同是知府一身州縣之領袖而知州知縣之總督也今之爲知府者廉愛嚴明公誠勤慎便自謂好官而課知府者見其能是亦以好官稱之矣不知此八字者知州知縣之職而非知府之職也知府無此八字固爲不肖僅有此八字是增一好知州知縣耳設府治建府官之意豈謂是哉爲知府者或奉院司之科條董督僚屬或酌郡邑之利病細與興除所屬州縣掌印正官及佐領合屬一切大小官員有用刑不當者持已不廉者政不宜民者怠不

修政者昏不察奸者塗飾耳目者虛文搪塞者前件廢格者阿徇權勢者差糧不均者催科無法者收解累民者竊劫公行者奸暴爲害者風俗無良者教化不行者倉庫不愼者獄囚失所者老幼殘疾失養者聽訟淹濫者橋梁道路不修者荒蕪不治流移不招者衙役縱橫不禁者屬官如是知府亦得以師帥之師帥不從知府得以讓責之讓責不改知府得以提問其首領吏書提問不警知府得以指事申呈於兩院該道辟之一人一肢病不得謂之完身辟之一裘一幅斜不得謂之完衣所屬州縣有一不肖之吏有一失所之民有一不妥之事不能安輯而措置之尙

得謂之完府乎務俾所屬之吏廉愛嚴明公誠勤愼如我
一身所屬之政廢興墜舉弊革奸除如我一堂所屬之民
無一不得其所所屬之物無一不得其理循良者署以上
考無論卑微不肖者署以下考無附炎熱使屬吏知有府
之可畏不敢不守官知有府之可服不患不共命如是而
千里之封疆凜凜風生萬井之黎民灃灃雨潤知府之職
不當如是乎

同知通判推官

呂坤曰府總州縣之政事務繁多又設佐貳以分之同知
通判之職掌不同大率清軍捕盜水利鹽法管糧管馬而

推官則專理刑名者也

知州知縣

科臣吳國龍疏稱今天下州縣分有四項有地土原荒蕪人戶原逃亡謂之荒殘有兵馬常經過差使常往來逃人餉銀常應解謂之衝疲有地土原成熟戶口原加額謂之充實有不近大路從未殘破謂之簡易四項之中有司之賢否難易判如天淵矣事跡考語必須開註四項如荒殘者先開舊有荒地若干頃逃亡若干丁自本官到任三年內墾荒若干頃增人若干丁衝疲者必開自本官到任三年內支應過幾次兵馬差使不曾擾民遞解過幾次逃人

護過幾次餉銀不曾失事其充實簡易者雖中材亦可臥
理地無可壅止有人丁當增則以操守廉靜爲先必開自
本官到任三年內錢糧有無加耗行戶有無騷擾刑名有
無苛罰除弊政幾件揭送衙臺幾人修理水利幾次尤當
嚴爲斟酌如此則按冊而四方之利病可以周知觀政而
有司之賢否可以細辨核實政以爲優劣論地方以爲陞
遷 大理寺少卿上官鉉疏稱臣以爲百姓苦矣而與百
姓最相親切者莫如守令乃守令之苦與百姓無二也一
守令耳府廳轄之司道轄之督撫又轄之層層管轄之人
大半皆層層剝削之人守令之層層受其剝削者卽百姓

之層層受其剝削也官民交困事非得已而受病之根總不離私徵私派之一節前此言路諸臣未嘗不極力指陳而究不能革其萬一所以然者以上司派之州縣州縣派之百姓州縣不敢言區區百姓又誰敢與上司州縣抗而輕發一語以招尤上下相朦入於膏肓蓋謂此耳 明臣

呂坤曰朝廷設官自公卿以至驛遞中外職銜不啻百矣而惟守令入稱之曰父母父母云者生我養我者也稱我以父母望其生我養我者也故地土不均我爲均之差糧不明我爲明之樹木不植我爲植之荒蕪不墾我爲墾之逃亡不復我爲復之山林川澤果否有利我爲興之訟獄

不平我爲平之兇豪肆逞良善含冤我爲除之狡詐百端
愚朴受害我爲翦之嫖風賭博扛幫癡幼我爲刑之寡婦
孤兒族屬侮奪我爲鎮之盜賊劫竊民不安生我爲弭之
老幼殘疾鰥寡孤獨我爲收之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我爲
正之遠里無師貧兒失學我爲教之倉廩不實民命所關
我爲積之獄中囚犯果否得所我爲恤之斛斗秤尺市鎮
爲奸我爲一之貧民交易稅課濫征我爲省之衙門積蠹
狼虎吾民我爲逐之吏書需索刁勒吾民我爲禁之徵收
無法起解困民我爲處之遊手閒民蕩產廢業我爲懲之
異端邪教亂俗惑民我爲驅之庸醫亂行民命枉死我爲

訓之士風學政頽敗廢極我爲興之市豪集霸專利虐民
我爲治之捏空造虛起禍誣人我爲杜之聚眾黨惡主謀
唆訟我爲殄之火甲負累鄉夫騷擾我爲安之某事久廢
當舉我爲舉之某事及時當修我爲修之民情所好如己
之欲我爲聚之民情所惡如己之讎我爲去之使四境之
內無一事不得其宜無一民不得其所深山窮谷之中無
隱弗達婦人孺子之情無微不照是謂知此州是謂知此
縣俾一郡邑愛戴吾身如坐慈母之懷如含慈母之乳一
時不可離一日不可少是謂眞父母

州縣佐貳

呂坤曰州同州判縣丞主簿分守令之政共州縣之民者也官雖有正副而權不輕位雖有尊卑而事不異管糧者當思如何恤民如何足國奸頑富勢如何催徵負累荒逃如何處置簿籍之清查欲明欠少欠多不要胡敲亂打比較之規則要定正名正戶不許代納陰侵里書之弊不妨察見淵魚阜快之奸切莫縱令吃鰕須是常例革而後法令行要知分別明而後鞭扑少清軍者須清本戶莫賣放本戶卻著隔里同姓含冤巡捕者須獲真賊莫漏網真賊卻將無辜良民受拷奉堂官批詞不分貧富俱分有力稍力以奉承受富勢囑託不問曲直只是要打要錢以出氣

耳輒聽阜快支使一吞其餌則猫鼠同眠性慵任左右通
同一入其籠則雞犬受害至於私接呈狀濫罰紙紅擅作
威福重用拷掠署印則隨事科差營差則所至媒利此皆
不肖常態而有志向上者之所恥也

教官

呂坤曰國初以學校爲首善之地教職爲風化之官每選
上舍俾爲郡邑師考其立身端謹學政精嚴作養人材堪
爲世用則行取爲編修檢討御史給事中後爲大臣皆有
建樹當時以起家教官爲第一榮進今也無論教以修己
治人之術望其成德達材之效卽以舉業講課者幾人昔

曹月川先生端曾爲霍州學正規言矩行崇德尙賢士皆
濯心礪志恥其生平期年之間意氣交孚而聲容半似後
調蒲州學正兩學諸生上疏爭之嗟嗟月川何修得此彼
其深沈有養澹泊無營故親炙者悅服觀感者愧訟非科
條所約而話言所詔也今居是官者能知學校非愛老憐
貧之地教官是正己率物之身養賢待用作人有功方免
素餐夫乘田委吏須稱牛羊會計之職擊柝抱關當盡譏
察啟閉之事教職雖微豈擁虛文而備冗員耶

弟子

呂坤曰舉世衣冠往往通用惟有生員衣冠皇祖特爲留

意襴衫之制中用玉色比德於玉也外有青邊玄素自閒也四面攢闌欲其規言矩行範圍於道義之中而不敢過也束以青絲欲其制節謹度收斂於禮法之內而不敢縱也緋纒下垂緋者條也心中事事有條理也團領官服以官望士貴之也惟有頭巾制度未定一日皇祖微行見士戴一巾問此何巾曰四方平定巾皇祖曰四方平定必須民安乃將巾前面按一掌作民字樣遂爲儒巾曰朝廷養士本爲安民以作元服首重之也故今時儒巾倒過來看隱然是一民字其兩飄帶則頭角未至崢嶸羽翼未至展布欲其柔順下垂不敢凌傲之意云 公論出於學校古

人稱學校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清苦正直也近日學校豈無公論之人但有一種浮薄之習以愛憎爲毀譽以口舌代戈矛意所不快造作謗言寫帖匿名或無水而起風波或因小而張重大或聚談人家是非或編起同庠綽號此等士風最壞心術士平日自愛重人未有先侮士者卽士爲人侮一士之口足以訟一人卽其人該滅族之罪一士之力足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明正典刑況天下處處衙門自有重士體面乃借斯文之名倡義氣之說或一士見陵於鄉黨則通學攘臂爭告於有司或一士見辱於有司則通學抱冤奔訴於院道不知經史果有此

道律令果有此法否乎夫斯世之人未有孤立而無類者一民被刑則百姓聚擾於公庭一卒當誅則三軍聚擾於帥府下至於工商吏卒里老無不各有同衣無不各重同讎勢必至於私黨橫行紀法盡廢此大亂之道也

科甲

呂坤曰世俗談榮貴無不豔羨科甲中人而科甲中人亦以此自豔羨小而郡邑肯造福於萬民何事不可行大而臺省肯建白於天下何志不得遂極之而八座九列肯留心於社稷蒼生何功不可樹嗟夫扶世運者吾黨壞世道者亦吾黨也夫賢者樹名節礪行檢彬彬有人至於藉地

步之榮逞恣睢之欲有奧援者三窟之兔恃廣與者百足之蟲爲守令則泰然肆於民上而安養教化全不舉行爲監司則安然渾似閒身而民生吏治略不關情惟奔走俗塵僅了簿書以塞目前之責爲撫按則侈然惟知尊崇而官常民隱漫不精察但交結津要收恩避事以保富貴之身智巧習成當嫌怨雖係天下國家之安危忍於推諉虛彌套熟患得失雖論至愚不肖之流品謬謂賢良立朝旣已無聞居鄉又復多罪或強買田宅或陵逼債息或囑託官府或把持市行或縱子弟僕隸橫於鄉鄰或恃知舊衙門快心讎敵或阻抗錢糧或濫希優免或多役人夫或討

占便宜州縣畏其憑社莫敢誰何監司恥其負塗無能拂
逆昔人云士君子在朝美政居鄉善俗又云出爲名宦入
爲鄉賢彼衣冠名器豈爲惡之資耶

貢士

呂坤曰國家恩典惟養士爲最隆一入庠序便自清高鄉
鄰敬重不敢欺凌官府優崇不肯辱賤及至廩膳年深貢
之國學旗牌路贐半於科甲平日養育是朝廷耕鑿時今
日選用是朝廷飲食時不信國家養賢用人以爲養我
七尺之軀爲士優我以廩餼作官食我以俸祿始終只爲
我身哉一生有資於黎庶百歲無功於朝廷蠅營狗苟只

爲身家有道者必不然

官恩例貢

呂坤曰昔者汲黯以父任霍光以兄任卽今官恩生也張釋之以入貲卜式以入粟卽今例貢士也此四公者人品何如近世詆以蔭得官者爲豢養之子以粟拜爵者爲銅臭之夫不論作人何如但以出身相訾何見之俗也抑此兩人者不自愛耳藉門戶之光幸冠裳之易華衣鮮食佚遊宴樂田宅亭榭是貪珍異器物是好安富尊榮坐銷日月文學政事漫不留心及授之政帶富貴氣習者倔强不諳世務而恣意見以亂官常念程路無多者闖茸不奮精

神而縱貪婪以誑吏議則誰之咎哉

庫官

呂坤曰庫官吏之弊有三重收以苦納戶輕放以苦支人暗盜以虧公帑故收受時打點重則收輕打點輕則收重出放時打點重則折少打點輕則折多甚者打點不到見三五次不收候十數日不放當事者坐轎出入盲然無見伺候者道傍號呼哀爾不聞如此下情似當念及且收放重輕關係甚大我平收則在下者不得借口而萬姓省一分半分之財我重收則在下者幸其有名而萬姓多加二加三之費我得幾何而大家所得者皆我之財彼罪幾何

而眾人剝削者皆我之罪且我既借左右以行私左右亦借我以請託非分之恩只得從其所欲難開之例無能拒其所求法盡廢令難行職此之故至於庫官庫吏侵盜官銀倘若無所狎昵何敢遽萌邪念皆緣在下者借公帑以奉承在上者借公名以支取黏帶含糊乘機作弊倘官若廉正則關檢自嚴左右自畏安敢行私向見一府收銀堂下多樹木椿繫以橫繩解戶投到公文卽時堂下伺候各將銀囊搭掛椿頭繩上挨名點近天平掣籤喚吏監兌聽令解戶自合天平自敲針管監吏報足便令收封如兩有爭親下審視一面卽填庫收一面卽押印信秤兌既畢當

時領文至於出放錢糧亦令解人自兌彼庫官吏雖怨而無辭羣小欲希恩而不敢衙門之內凜凜風生故曰廉生威正大者必光明光明則吐氣揚眉令行禁止何利不興而何害不除

司獄司

呂坤曰牢頭獄霸行暴毆人當衣奪食當錢賣飯或囚飯入門而本囚未得入口或囚糧到獄而本囚未得需恩穢汙不肯掃除病疾不報調理忍寒受熱叫號不徹於公堂抱屈含冤心事難白於官府女監縱吏卒姦淫輕犯將重梏凌虐如此作官必有天禍

稅課司

呂坤曰夫百工之事百貨之通以有易無本爲民便故古者譏而不征今稅課設官一則收餘利以充國家之用一則徵商賈以抑逐末之人雖非正大公平猶不苛刻纖細近日巡欄及集頭老人抽稅將小民窮漢賣雞鴨攜笮簞匹布上街擔篋入市無不抽稅油行旣稅店又稅油屠行旣稅生又稅死有司官指此爲科斂之媒巡稅官指此爲攘奪之具鍼頭削鐵所餘幾何樹剝重皮豈能堪命如此刻剝貧民何異盜賊搶奪且稅課原無定數稅錢豈盡報官割眾家之內安自己之身天災人禍豈肯寬饒

驛丞

呂坤曰做驛丞大使的重索馬頭常例一不遂心便派苦差逼取徒夫面銀一不如意便加凌虐以官錢放債領銀則加倍扣還致貧夫常受飢寒指過客爲名開銷則半屬冒破而站錢多入囊篋徒夫有錢者賣放有力者保放紀法蕩然馬騾無錢者多差有勢者不差公道滅矣

巡檢

呂坤曰巡檢之設原爲盤詰奸細查問逃亡緝捕盜賊關防詐僞弓兵要選精壯槍刀要常演習山川險隘到處巡邏村落居民全無騷擾使軍民商販得以自在通行盜賊

奸徒不敢公然來往如此三年方爲稱職

倉官

呂坤曰倉中之地務使乾燥上防雨溼下防水浸瞭窗常
要透風又要編竹小孔以防雀入牆壁常要堅塞又要鋪
板糯灰以防鼠盜盛暑連陰之月稟討官鑰將穀翻上倒
下務使薰蒸溼熱之氣得以宣洩每歲如此三番米穀自
不紅腐至出放之時升合不欠出納之數冊籍要明如此
做官人人都作頌聲事事都顯能幹上司自然喜悅前程
自然遠大

吏品

明臣呂坤憲約 一朝廷設官本以我從民非強民從我
故曰從欲以治又曰同民心而出治道一切舉動須先謀
及士夫謀及閭閻必眾謂當爲然後修舉必眾謂當革然
後改圖又權利害之大小念興廢之始終若意雖愛民而
不合人情拂眾以始禍心實爲善而不諳事勢妄動以擾
民或信堪輿禍福輒興不急土木罔恤從事之勞或因一
二詭隱便欲槩縣清均又滋無窮之弊諸如此類不可殫
述雖於品格無虧實於生民有損是曰喜事之吏
一政體主於寬厚政令全要嚴明故君子之德風坐於一
堂而四境之內善良氣伸奸暴股慄四境之外盜不入疆

民皆復業者風之謂也今吏之貪鄙者姑無論卽有存長厚之心鞭扑不事嚴狷介之守苞苴不通豈不仁廉君子哉然而吏書爲奸弊端叢出阜快肆虐詐索公行指賊者拷掠徧於閭閻行暴者毆奪橫於市井剽竊滿路雞犬不甯追呼盈庭農桑盡廢如彼木偶在堂旣不能爲柔良出一冤氣又不敢爲奸宄發一惡聲堂下誼譁無復一毫之懼案邊撥置不殊眾楚之咻郡邑安用此人爲哉是曰昏庸之吏

一近日民窮財盡百姓但存皮骨苟軫飢寒困苦之念自無豪奢愉快之心彼浮夸者酒席欲其豐美又好張筵下

程極其整齊又濫餽送金鼓旌旗滿路詫兒女之懽聲絲竹劇戲誼筵競俗人之好尙或爲身家之奉百事求精不遂則恣行捶楚民有因坐褥圍裾而賣兒女者或徇耳目之欲動輒修造不足則橫肆科罰民有因建館修亭而喪性命者古帝王露臺惜金蒸羊念費孰非百姓膏脂乃欲悅吾耳目誇張侈大縱欲殃民是曰耗蠹之吏

一朝廷張官置吏凡以安民且環郡邑士民無貴賤大小婦人孺子皆稱之曰父母公祖謂其子孫我也爲有司者果能視小民如兒女知癢知痛見飢寒困苦者酸鼻痛心如自家子孫失所見昏愚兇悍者撫膺頓足如自家子弟

顯蒙汲汲皇皇既有此美意晝思夜想何患無良法書云
心誠求之不中不遠雖曰才短不短於婦人事卽難知不
難於赤子但問此心誠與不誠耳近日有司見百姓困窮
盲爾全不動色聞民間抑鬱衰然了不關心所謂君民一
體好惡同情者豈徒泰然尊於民上而已哉是曰木痺之
吏

一廟堂之事備於郡邑故一日常萃百責萬姓賴我一身
卽日宣上德不無戴盆之民日達下情猶有向隅之泣縱
使政簡地僻豈皆事理民安夫怠心一生則無所不已留
心一想則何事曾行乃有心不關民社飲酒賦詩口不問

農桑飽食高臥斛斗秤尺任民大小輕重文移簿書任吏
沈悶耽延上官之牌票屢催常不入目下民之繫逮累月
多不甯家憲綱呈送所以驗政績也何曾體認憲綱而前
件項下不曰見今則曰並無須知領來所以示法守也何
曾細看須知及大察到時或捏遵行或捏完報百事無成
四境不治是曰惰慢之吏

一有司冷面冰心正大公平然後上可以對天日下可以
信士民今也加派窮民便宜豪猾催科寬士夫之包占聽
斷受貴達之囑託甚者以勢力之大小爲曲直以人情之
炎涼爲出入使柔良抱冤貧賤負屈藉法市恩難俾人心

之服徇情報怨益傷天理之公汝顧忌以保官民抑鬱而受誣豈容於堯舜之世哉是曰柔邪之吏

一郡縣之政非爲國則爲民監司於郡縣無非督以爲國爲民之事其實心實政有司上之所責成正彼之所欲自盡者也見合則意氣相孚共求底績見不合則反覆呈請務俾宜民彼粉飾彌縫者則不然文移隨故套申呈意念不及簿籍任吏書填造耳目不經操持本有玷也而報十
一羨餘以明廉政事本不修也而借三五條陳以塞責謂
萬民作頌不足以當一二者之失懼也惟於津要傾心卽
怨聲載道豈能徹於九重謂一意忠誠不足以致當事者

之見悅也惟於聲華極意卽實政不修誰曾綜核一事眉
端妝束文采燦然可觀口語安排應對犁然可聽公差人
一至庭除無不厚結面生者入其關市戒勿容留甚者僞
開政績令父老達之鹽司嚴守街衢禁諸人不許建白日
夜苦心積慮全與百姓無干下民怒不敢言上官稱不虛
口朝廷安賴此人爲哉是曰狡僞之吏

一士君子生天地間七尺之軀等於二大六合之事任於
兩肩須有正大胸襟勁直骨力禮節所在不亢亦不足恭
議論所及不激亦不詭隨此非以干名犯分傲物陵人持
己之道當如是耳若奔走以爲恭奉承以取悅觀眉睫爲

應對不顧是非探意指爲從違惟徇喜怒鑽刺勢力門牆
開創污辱徑竇富貴利達豈不坐致而品格最卑卑矣是
曰調諛之吏

一自教化陵夷頑悍成俗衣食缺乏姦盜滋多此不獨百
姓之罪也故爲民父母之道不曰樂只則曰豈弟不曰慈
衆則曰親民蓋雷霆霜雪在法司而雨露陽春在守令如
有異常奸暴四境寒心久慣刁頑萬民切齒者間用重法
以懲首惡甚者申呈遣戍益見法紀嚴明有何不可至於
常犯自有常刑要在以刑罰爲教化於撫字寓嚴威而已
彼尙霸政者性旣善怒心不耐煩常事撓攢動輒夾扛一

出門外不似人形一入獄中或登鬼錄是曰酷暴之吏
一一塵不染廉士所難予不敢以苦節望天下但念一切
公用既有綱銀加以額設之餘截長補短無礙之費送往
迎來苟不私諸囊橐尙無玷於簠簋惟是犯人本無力也
而強問有力賣兒女以完單問罪旣納銀也而分外罰銀
變產業以銷票王密之金託腹心過送貧而理直者吞聲
虞叔之璧借題目索求富而身卑者重足條編款款議銀
旣徵銀矣又分外有里甲之費怨徹閭閻夫馬日日供役
旣力役矣而僱募無給領之時謗聞驛遞官價買物明旨
屢禁也旣減值而又賒之甚者分文不給無異明誑貧者

賈貨所賺幾文也既應行而又稅之甚者叔帚亦抽何殊
白奪蓋眈眈入目而事事垂涎有不屑道者是曰貪鄙之
吏

官評

余自強曰衙筭中置有官評底本其底本自太府而下人
各二葉小官各半葉凡所聞見或從招詳中得者或從賓
客士紳中言者或從百姓輿隸中得者有好事卽註之有
錯事亦註之日訪月積不半年而盡是新聞矣 廉訪官
評無他妙法只是以無所不問爲主近而鄉紳遠而過客
下而百姓又下而衙役輿卒皆可訪之人可問之處也但

問百姓恐防仇口問衙役恐防私譖問鄉紳士夫又恐其非端人正士須要兼聽而博訪之 州縣官開報雜職官評不但事實考語多所混淆卽年貌一節亦有註不肖似者故凡遇雜職來見卽刻在所遞腳色內註定年貌務要逼肖途中迎接遞手本時卽問以數語或問以一二事細觀其人之小心能幹與否亦可得其大槩隨將年貌才品筆註手本上候到署卽載之底本中其才守又加細訪如此則人人不差 凡遇兩院用人須是預先萬分廉訪如真不可容者方不得已而用之如尙有一事足取便未可草草送揭蓋人之功名卽己之功名甯失出毋失入可也

豈惟州縣正官而上卽下至倉巡河驛彼雖以么麼出身亦從辛苦得來間關至此故開註小官劣考須要查其某項出身某省路程遠近若其官冷淡便未可輕開劣考恐彼盤費不足或爲他鄉流離之鬼則吾輩積孽造殃無毒於此筆鋒者矣楊子坡嘗令家人易一倉官考語家人倦之子坡曰爾勿以此人爲倉官此人一家妻子望之僅僕衣食倚之乃彼家所視爲吏部尙書者也嗚呼先賢之言如是操官評者思之 人以品爲上守次之才又次之品不必言矣若才守俱全上焉者也儻有守而才不全與有才而不傷守者此皆實樸之士功名之人亦上焉者若有

守而全無才此雖非卓異之品亦當憐而獎之開而導之若才守俱無此雖非良吏然尙當視其害民之淺深橐匣之多寡而斟酌之何者無才之人毒民未必太甚只衙役爲害耳惟無守有才奸貪棍猾此等取盡錙銖敲盡骨髓民間蠹賊不可不除

衙役

科臣胡悉甯疏稱在京各衙門在外各總督巡撫織造鹽倉茶馬司道府廳鈔關倉廠抽分河道部差總副參遊文武等衙門書吏承舍門皂壯快以及聽用材官軍牢等役併各衙門經制之外投掛衙役名色串同招搖倚借勢力

挾制官府反嚇小民抗糧免差惡習種種難述且凡衙役之兄弟宗族親戚又莫不倚借衙役包攬其一切糧差亦復公然抗免殆非一朝夕之故矣茲當新例森嚴之日錢糧紳衿不敢復欠在衙役未有不欠者差徭紳衿不敢復免在衙役未有不免者衙役名不入紳衿之列而實混雜於小民之林其用勢過於紳衿其急公遠不逮小民州縣各官非不知此輩積惡上虧

國課下累窮黎而卒不聞有以三尺治之者謂以上各衙門皆係統轄上司恐治一上司之衙役威不加等而重獲罪於上司則禍患可立傾也是以有司畏上司之威權不

得不曲徇上司之衙役從來州縣等官敢揭叅抗免包攬之衙役者曾幾人幾疏豈本官盡皆執法衙役盡皆守法無非上下和同彼此未便之故耳

兵部員外郎蔡兆豐疏稱民窮由於官貪官貪由於吏蠹故除蠹爲懲貪之源而懲貪卽安民之本近見督撫司道府廳不論錢糧詞訟大小事件動輒差役到縣在督撫則謂之承差在司道則謂之差舍在府廳則謂之快役總名曰守提而本縣奸惡經承互相關串提錢糧則勒拷里長提詞訟則鎖禁犯人爲事之家未及見官而身家已喪矣蠹藥已盈又橫加支派不曰打點衙門則曰齎送官府貪

官受其穿鼻視同腹心小民受其魚肉畏如豺虎縣官心知而莫可誰何百姓飲恨而無由申訴邇來直省生民無不失業而此輩席重勢擁厚貲莫不皆然及至稔惡已極積怨已深遂皆逃匿京師竄入各部院充當書吏甚至於援例納銀希圖官職者此等不除接踵而至欲民之得遂其生豈可乎

明臣呂坤曰衙門及鎮店鄉村各色人役皆食民以自饜虐民以自逞者也多一人則民受一人之害減一人未見廢一人之事彼其憑城勢假虎威小民豈敢與角卽有被其害發其奸有司豈肯與直哉一失衙門之心終身之懼

但傷一人之體眾人之讎此牢不可破之弊也爲民父母果欲子惠烝黎則清戢衙門最爲首政信崇左右是曰極昏且如阜隸止爲行杖把門執爻清道編審正額不爲不多掛搭綽攬可不嚴禁快手催促急事防護遠行足用而止至於青夫提鎖接遞老人聽事陰陽之類各查其事食果否相當勞逸有無均適門庭倉獄守夜巡風應否添撥火夫公事差發公館修葺會否類及街民冗者應革則革累者應優則優務令無偷安肆志之人無獨苦重勞之嘆此衙門之清也各里既有老人里長又有地方保伍又有總甲小甲又有邏官堡官又有集頭老人一家而數人管

束一事而亂接單票錐末之過張聲勢而詐錢財瓶儲之家指呈報而嚇酒食懦夫蚩氓望公門如隔九閭衙虎里豺通氣息如出一鼻豈無抱屈鳴冤不過賠錢受辱蓋護庇衙門者庸吏常情壅蔽有司者奸黨積習故與其防之也不如省至如約正副保正副往年皆用貧無賴者故屢犯屢應僅同僕隸今選保正副皆殷實自愛者爲之選約正副皆老成有德者爲之得人誠難是在賢明有司經目留心鄉甲百姓連名公舉耳舊堡官賢卽以堡官爲保正舊總甲可卽以總甲爲甲長惟居之遠近是便惟人之賢能是求公事不必排班聽委朔望不必作揖升堂無事不

必回呈遞結此閭閻之清也中外若此肅清而賢守令總
理於上時稽其奸弊常振其廢弛又禁巡邏兵壯一切擾
民擺路槍夫百凡動眾如此而小民得一日息肩則得一
日奔走衣食而差糧亦易以辦納矣

政學錄卷二終